

左手熔铜 右手水墨 古稀有八 革新不息 朱炳仁与他的“云水墨”

■本报记者 朱杨健

“子泼墨，父作字，合二而一，曰意境书法，开书画同源之新。”这是三十余年前，朱炳仁与父亲朱德源一起写字作画的场景。

白驹过隙，光阴流淌，藏在这位非遗铜雕大师背后的，是他三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上下求索与创造革新，朱炳仁将其称为——“云水墨”。



朱炳仁创作现场

是缘，亦是“源”

作为“朱府铜艺”第四代传承人，朱炳仁一直遵循着“以铜立业，以书立世”的家训，他曾多次讲过：“父亲是我从事艺术的启蒙老师，是我的艺术之‘源’。”

朱炳仁父亲朱德源是杭州的书画家，细心的人总能在各地发现朱德源书写的牌匾，如灵隐寺、九芝斋、奎元馆、普陀山等，据说当时杭州近乎半壁牌匾出自其手，其笔墨气象恢弘，得颜柳真谛。在无铜可做的年代，父子便泼墨作书。故而，朱炳仁对此念念不忘。

中国传统水墨画，道法自然，酣畅淋漓，在朱炳仁铜艺作品里，处处都能找到“水墨”的痕迹，如浮云一般，就像他说的，“很多人不知道，我是先有‘云墨’，后有‘熔铜’，两者实为同源。”

朱炳仁的水墨缘，亦是水墨“源”，是他根植于内的，对父亲教诲的怀念，对水墨画的执着之心。

是熔，亦是“融”

2006年，常州天宁宝塔意外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朱炳仁取回两包熔铜结晶体进行研究，从此熔铜艺术便诞生了。

从铜雕范模中挣脱而出的他，不经意间跨入了铜的大写意之中，像水墨画一样来做熔铜山水的表意手法，他以铜为墨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“熔铜”技艺。

同时，朱炳仁的水墨画也开始跳脱出传统形态的枷锁，构建起了一种新的水墨语言，刚性的铜和柔性的墨，刚柔并济。他那独特的创作技法，抽象不失传统，如宇宙星空、包罗万象。

这种全新的水墨语言，融合了熔铜艺术的精华，体现出了海纳百川的博大气势。“熔铜艺术”的诞生，让朱炳仁的作品之间相互融会贯通，就像云一样，不拘一格、变幻无形。

只是，这时候的“云水墨”更多的是一种技艺，是一种风格，“云”字依然停留在字面意思之上，也更多的呈现在熔铜作品之中。

尽管如此，左手熔铜，右手水墨，从传统水墨形态蜕变而成的“云意水墨画”，足以表现出他胸中的饱满激情、混沌意象，用“云”，融合他的梦笔生花、艺术人生。



朱炳仁与父亲朱德源

是画，亦是“化”

三年前，朱炳仁又开始重新诠释自己的“云水墨”，此时，“云”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

在大多数的非遗匠人之中，朱炳仁是极其独特的，他是最早接触电脑的那批人之一，在电脑还是“286”的年代，朱炳仁已经开始使用它来创作。

骨子里便喜欢新事物的他，紧跟科技的发展，每一步都没有畏难而退。如今，年近八旬的朱炳仁，像年轻人一样，喜欢用平板绘图。

骨子里便喜欢思考的他，擅于创新，一如既往。他认为“云”应该是数字的云，科技的云。传统水墨画加数字技术，这才是“云水墨”应该有的形态，是当代语言在传统艺术上应该学会的表达方式。

“先画好水墨画，再在上面进行数字化创作。”在报废了几百张水墨画后，朱炳仁逐渐找到了两者最佳的结合方式。和早期作品相比，现在的“云水墨”作品有了更加丰富的艺术形态，更加细腻的语言表达。

许多见过朱炳仁的“云水墨”作品的人，都会被其所感染，西方超现代主义和传统水墨的有机结合，黑白与彩色的激情碰撞，不同材质的融汇叠加，竟如此富有冲击力。

“云水墨”是画，更是“化”——是变化，也是进化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时代结合，如何用当代的语言去表达，如何走出国门、拥抱世界，“云水墨”值得去关注，值得去思考和研讨。

熔——朱炳仁艺术展

自序代前言

既长于西湖，亦居之钱塘，白驹过隙，古稀有八。温雅如湖不沉于境，铜罄似潮不争于世。

云水墨于今，凡三十余载。父德源起意，子泼墨，父作书，合二而一，曰意境书法，开书画同源之新。观父之遗墨，泪洒于面。唯记教诲，师天而不师法，承祖而不承宗。

铸之余，锻之暇，执笔甩笔，丹青汗青。澄澈气象，浑朴天机。描摹、勾勒、皴染、擦皱，等等成法皆一概弃矣；渲染、润染、晕染、漫染，熙熙维理却万般化之。水瀑水湍翻江倒海，墨泼墨色托天接地。在八荒六合外觅知音，于四维七星内定乾清。

云墨、熔铜。一阴一阳，亦柔亦刚。看似迥异，实出同源。借西泠宝地，设乘除变幻艺术展，现从心所欲之图，亮脱规逾矩之画。随云作势，意源扬墨，唯盼入君法眼。给铜粉以新颜，求同仁于雅正。如有批述，当为喜也。

朱炳仁二〇二二年十一月

